

《文匯》紀念岳飛誕辰900周年專號
二十世紀中國十大娛樂事件之一

劉蘭芳

與評書《岳飛傳》





万花丛中撷几枝，剪辑部分报刊文章
献给岳飞诞辰900周年，以表敬意。

王印权



《文源》编辑部

刘兰芳与

评书《岳飞传》

- 评书《岳飞传》轰动全国 洪波(1)
- 涛飞山走 舌底莲芩 舒湮(2)
- 群众要听书 曲艺要发展 陶钝(10)
- 陈云和曲艺界著名人士共度春节 朱敏之 徐心华(13)
- 从《岳飞传》到《姑娘万岁》 张世英 苗地(16)
- 她吸引了亿万人的心 王俊明(20)
- 听书 刘世君(24)
- 电台重播评书《岳飞传》 《山西广播电视》记者(27)
- 听众赞扬《岳飞传》 《每周广播电视》记者(28)
- 一曲精忠说岳传 谱出风云正气歌
..... 宦迪文科(30)
- 李铁映看望刘兰芳 《鞍山日报》记者(33)
- 亲切的会见 巨大的鼓舞 刘兰芳(34)
- 植根人民气自香 邹本智(37)
- 艺术家的情操 文畅 赵铁军(51)
- 刘兰芳在京说唱《岳飞传》 《文汇报》记者(59)
- 刘兰芳在京说《岳飞传》 《辽宁日报》记者(60)
- 人民自有公论 李荫福(61)
- 评书新秀刘兰芳 宫钦科(63)
- 人们尊敬她喜爱她 宫钦科(65)
- 鞍山电台获七九年评书节目一等奖 范景发(68)

目 录

- 访评书《岳飞传》演员刘兰芳 刘英男 王占喜(69)
- 著名评书演员刘兰芳和部分听众代表座谈会
..... 《辽宁广播电视报》记者(72)
- 刘兰芳和长篇评书《岳飞传》 王继霞(73)
- 北国幽兰 曲坛异芳 黄禄涛(76)
- 曲坛上兴起的一颗新星 宫钦科(80)
- 曲坛新星——刘兰芳 宫钦科(84)
- 说好“两传”慰忠魂 刘为举(90)
- 不枉此生说两传 志 兴 文 雁(93)
- 说书要想着群众 刘兰芳(96)
- 扎根沃土兰自芳 魏运亨(102)
- 监外辅导员——刘兰芳 海 粟(106)
- 千里迢迢为亲人 邹本智 陆 音(110)
- 访刘兰芳 邹本智(113)
- 五台山上话岳飞 新 友(117)
- 语惊四座 声动天下 胡国梁(119)
- 刘兰芳在安徽为农民演出 邹本智(122)
- 刘兰芳与《岳飞传》 赵 敏(123)
- 刘兰芳票赠清洁工 李 军 张寿庠(126)
- 广播评书《岳飞传》 陆小兰(127)
- 绘声绘色话忠奸 刘嘉越(129)

刘兰芳与

评书《岳飞传》

- 剧院为何不售零票? 向 隅(132)
- 刘兰芳上午到大学 举行评书专题讲座 苏 炎(132)
- 她拥有亿万听众 康 茗(134)
- 漫话评书及刘兰芳的表演艺术 劲 草(136)
- 马街会即景 陶 钝(139)
- 马街行(二首) 李 蔚(139)
- 谒杨再兴墓有感 刘兰芳(140)
- 观赏刘兰芳同志表演《岳雷扫北》有感 李千和(140)
- 访著名评书演员刘兰芳 耿 昕(141)
- 感谢与期盼 李玉仁(144)
- 刘兰芳说书到“黄龙” 宫钦科(146)
- 访《岳飞传》的播讲者刘兰芳 崔云虹(147)
- 《岳飞传》真好听 李 晶(154)
- 不必大惊小怪 刘桂馨(156)
- 精湛的艺术 美好的心灵 山 樵(158)
- 刘兰芳和她的艺术道路 朱明生(160)
- 评书表演艺术家刘兰芳到军营演出
..... 宋兆宽 黄建伟(162)
- 刘兰芳为我市残疾人义演 兆 安(163)
- 英雄爱国志 激励少年心 刘兰芳(164)
- 评书名家刘兰芳 肖鸣镛(166)

目 录

- 《岳飞传》——人民爱听我爱说 刘兰芳 (168)
- 访刘兰芳 尚世海 张玉洁 (171)
- 采得百花酿蜜甜 赵 敏 (174)
- 刘兰芳播讲《岳飞传》大受欢迎 田 文 (177)
- “我得干!” 张永杰 (178)
- 曲坛新花 香飘全国 白树荣 (179)
- 绿叶扶红花 花香叶更浓 窦景渤 (183)
- 刘兰芳的“贤外助” 张晓秋 (189)
- 刘兰芳和她丈夫 胡经伦 杜勇夫 (191)
- 奇兰幽芳馨 绿叶相扶持
..... 孙永笑 于 开 蒋恩有 (194)
- 刘兰芳:说尽人生感慨事 安 东 (198)
- 刘兰芳评传 李 徽 (206)
- 刘兰芳小传 (227)



中国文化报

2000年1月5日

二十世纪中国十大娱乐事件之一

评书《岳飞传》轰动全国

洪波

1979年评书演员刘兰芳合作整理编写评书《岳飞传》，全国100余家电台广播轰动全国，波及海外。获全国广播评书一等奖，出版后发行100多万册，多家报刊杂志转载，部分情节被改编成京剧、连环画和灌制唱片。

这一段辉煌是评书历史上前所未有的。之所以如此，与《岳飞传》的故事表现精忠报国、沉冤终雪的题材关系甚大。当时正值中央着手平反冤假错案之际，《岳飞传》的播出正好契合了人们的心理需要，借古讽今，借古喻今，给人的共鸣感是不经历那个时代的人无法想象的。《岳飞传》在当时不仅仅是文艺的，更是政治的、社会的。

刘兰芳与



文艺报

1980年10月

涛飞山走 舌底莲苍

——听刘兰芳说《岳飞传》

舒 瑾

金水桥边怒放的海棠和丁香，正热闹地烘染着北京的秣春。鞍山市曲艺团著名评书女演员刘兰芳，也伴随着北国的春光来临了。

这是我生平第一次去听这位据说征服了万千听众的评书演员的杰作《岳飞传》。宏伟辉煌的文化宫大殿里，挤满了黑压压的人群，陡然使我感觉空间忽而变得狭窄。在殿堂偏右方的正中，搭起一座临时的舞台。说它是舞台，其实不过是高出金砖地面三尺左右的“讲坛”罢了。没有绚丽多彩的装置，没有悠扬悦耳的音乐，没有五色斑斓的服装，除了在四周临空的台口安放一张桌子外，再也没其它陈设了。随着开幕的铃声响起，我们企待着的说书人健步出场了。在开讲之前，她作为一个女演员，和我们常见的一般女



性并无两致,是那样的娴静,是那样的安详。她也并未随身携带通常说书人惯使的“法宝”——摺扇和手帕,却少不了啪地一声醒木,顿时产生一种威力,有如石火电光,突然镇慑住叽叽喳喳的喧嚣,座上千人在顷刻间肃静无哗,但闻有人声似洪钟大吕,振荡空明。她的一挥手、一举臂,一抬腿,真如叱咤风云,惊动四座,一千对眸子凝住了。人们都中了魔似的,无法控制自己的情感,竟随着她的喜怒哀乐为转移,一会儿凌厉激越,一会缠绵悱恻,不能自己。是什么艺术魅力,使人们为之倾倒?这时,我恍如神游南宋临安的瓦子勾栏,勾想起当年著名的“女流说话人”张小娘子、宋小娘子、陈小娘子和史惠英的风貌,也仿佛眼前出现被元人杨铁崖被誉为“女学士”的钱塘朱桂英,为我们娓娓叙说宋徽宗和秦太师的故事。

南宋咸淳年间(1265—1274),以说“新话”(当代故事)《中兴名将传》著名的原御前供奉局艺人王六大夫怎样讲述岳飞,使“听者纷纷”,如今已无具体的记载流传。我们从最早的写岳飞故事的嘉靖刻本熊大木编著的《大宋中兴演义》中,可以想见它是由南宋话本嬗递而来的迹象。刘兰芳的《岳飞传》所依据的蓝本是岳飞评话中最晚出的流行本清初钱彩所编的《说岳全传》。(当然比这更晚的有一九一六年张明彝的《新编岳鄂王精忠血史》,但此书流传不广,更无超迈前人的特色。)钱彩这部通俗演义,在岳传小说中流传最广,影响最大,但在史实方面和历史出入也最大,它的文学价值也较差。它掺杂许多封建迷信、因果报应和神话传说,第一回就以什么“赤须龙”,“金翅鸟”开始,全书八十回中过半以上都是毫无根据的虚构故事。①从文学水平来讲,它固然无法与在民间流传已久的话本和戏曲的基础上不断加工



整理的《三国演义》、《水浒》等古典巨著伦比,也不及同时代的《儒林外史》、《镜花缘》等书,不过等侔咸丰年间流行很广的通俗平话小说《儿女英雄传》、《三侠五义》一类的市民文学。本来,历史的真实性和艺术的真实性的真实性,不是同一范畴。《说岳全传》之所以广泛流传,正由作者能在史实的基础上进行艺术虚构,有不少创造性的发挥,对歌颂与谴责的是非标准明确,善恶态度鲜明,人物形象生动,语言通俗易懂,这就是它深受群众(特别是市民阶层)欢迎的原因。该书的增订者金丰说:“从来创说者,不宜尽出于虚,而亦不必尽由于实。”“写事事皆虚,则过于诞妄……事事忠实,则失于平庸。”比熊著晚出的明人于华玉的《重订按鉴通俗演义精忠传》(又名《尽忠报国传》),认为熊大木“末卷驩入风僧冥报”,是“君子之所不道的鄙俗的《齐东野语》,因而删削其繁芜的“于正史多戾”的民间传说,而保存了历史的原来面目。其实,于著也不尽全属信史,它也采用了某些贬斥为不“雅驯”的稗官。我以为,如果刘兰芳讲《岳飞传》时,能恰当地删除钱著中的封建糟粕部分,根据史实订正某些无稽的传说,同时参考比较明代天启年间(162—167)邹元标的《岳武穆精忠全传》,本历史的真实性为基础,而又不拘泥于烦琐的考据,进行自己的再创作,这将是一部后来居上的民间文学。

有的同志看到当前日本歌舞伎座的式微和我国昆曲的衰落②以及京剧的上座率稀疏,联想到曲艺这个比较单调的艺术形式,前途岌岌可危了。其实,这是过虑。说唱文学,根据现有的文学记载,最初在中、晚唐已流行“讲史说话”,不久有九世纪初叶的谈唱变文和由此发展而来的弹词宝卷,距今已有一千二百年的历史。宋、金时代,说书和杂剧并行不悖,形成独立的市民文学。元,



明以后，盛行北曲、南戏传奇，特别是从嘉靖、隆庆开始直至同治，光绪年间先后崛起的昆曲、弋阳、秦腔、梆子、徽调、皮黄（京剧）统治着舞台，却并未影响说唱评弹的存在与发展。当然，说唱文学在艺术形式上，如今和它的姊妹艺术——如戏剧，电影，歌舞等等——在表现形式和艺术感染力的广度与深度方面；有若干难以避免的局限性，但正由于它轻巧的表现形式，又具备其它文艺种类所无法取代的优越地位。问题的关键是说唱文学的内容与形式，怎样随着时代的进化和听众欣赏习惯的改变，而谋求自身的不断革新，以适应新的形势。远古的变文，由宣讲佛教经义演化而为讲史和演述民间传说，正说明它的内容随时代而发展。我们不可想象，如果变文始终停留在敷衍《维摩诘问疾》、《大目乾莲救母》，以后能出现宋人话本和弹词、曲调那种丰富多采的市民文学？从内容说，如果评书今天还因袭旧日话本的道德观念，提倡什么“忠孝节义”等等，更是和现代人的思想感情格格不入，而肯定会遭受唾弃的。鲁迅在三十年代民族危机严重关头时，连续撰文批评当时形形色色的膜拜岳飞、文天祥的宣传。他指出：不加分析地“标榜岳武穆、文天祥、方孝孺”，“俾一般高官戎将有所法式”，无非是要把人“捉弄得发昏”，又说：文天祥和岳飞，一位是文官，一位是武将，倘使少年们受了感动，要来模仿他，……于是武的呢，准备被十二金牌召还，死在牢狱里，文的呢，起兵失败，死在蒙古人的手中。”而其结果：“宋朝怎么样呢？有历史在。”③鲁迅这番言论，是针对当时的历史条件有感而发，决不能理解为泛指反对宣传历史上的民族英雄。因此，我对兰芳依据钱彩的《说岳》为蓝本而说《岳飞传》，在题材的爬梳整理，对精华和糟粕的分辨取舍，却属她面临的一个重要课题。



我们不必担心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科技的发明转化为生产力,将给说唱文学这个古老的文艺形式带来致命的伤害。作为上层建筑的文艺形式,它比纯技术要复杂得多,正如同美术摄影这个感光化学与艺术形式的结合,并不能取消绘画的存在,而新兴的电子音乐也不能替代器乐的效果,作为说唱文学的重要部门的评书,在它一千多年的历史过程中,即使不断有各种各样的形象艺术——戏曲和它竞争,也没有使它消亡,足见它深受广泛听众的欢迎,富有强大的艺术生命力。说书原来只在市民阶层中厚植基础,兰芳的《岳飞传》可能是继柳敬亭之后三百年来首次突破这个囿限,进而博得许多知识分子的喜爱。我所认识的教授、专家中,就有人乐此不疲,每天定时打开收音机,作为例行之事。侯宝林给刘兰芳下了四个字的评语:“雅俗共赏”,允称得当。我以为,还应加上“老少咸宜”,就更完备了。在“曲协”座谈会上,据了解情况的同志指出,《岳飞传》在辽宁省和其它许多省市播放后,受到了广大听众特别是广大青年听众的热烈欢迎,这个说法不假。我那天去文化宫听书时,在金水桥南头就被一群青年包围,嚷着要“富余票”。入场后,环顾座上听众,竟有很多青年人屏息凝神在谛听。事后,有人告诉我,他的孩子为收听《岳飞传》,几乎入迷着魔,变成了每日的“功课”。大杂院里的儿童们,一到下午六时,连忙收拾起作业,三三两两吆喝着:“喂,到点啦!”霎时间,院内静悄悄的,老老少少都簇拥到收音机旁听《岳飞传》去了。如果说,《岳飞传》的播音,在某个时期内使人们的日常生活发生了“小小的变革”,甚至在这段时间大街小巷内的其它活动差不多“停滞”了(有如巴西的电视小说《星辰》在葡萄牙的盛况),这或许并非夸张之谈。



我想,刘兰芳不会因此自满,怡然自得地躺在一片喝彩与赞歌的“安乐椅”上,而应由于感觉自己的工作所给社会带来的影响和意识着所肩负的社会教育责任的重大,越益兢兢业业,将她的书说得更好。不少说书的行家都承认,当目前评书演员后起乏人的时刻,兰芳的崛起是这个行业承先启后、振敝起衰的中坚。因而,在肯定她的成就之外,也提出了一些希望和建议。

艺无止境。清初诗人吴梅村在《柳敬亭传》中记载当时一位学者和著名的业余说书家莫后光的话说:“演义虽小技,其以辨性情、考方俗、形容万类,不与儒者异道。故取之欲其肆,中之欲其微,促而赴之欲其迅,舒而绎之欲其安,进而止之欲其留,整而归之欲其洁。非天下至精者,其孰与于斯矣。”这就是掌握说书艺术必需的基本功。(根据我个人的体会,这段话的大意,是否可以这样理解:说书虽被读书人目为雕虫小技,可是它同治学的道理一样,也需要分析理性,表达喜怒哀乐,研究地方风俗人情,描述形形色色的事物。内容的搜集必须充分,结构必须精确细致、抓住关键,故事必须讲得流畅通顺,情节的展开必须妥贴,书说完毕必须使人留有印象和余韵,末尾结局更必须交代清楚。)然而,仅达到以上地步,还不算功夫到家。柳敬亭听了莫后光的教导,回家后“凝神定气,简练揣摩”,一个月后再去请教。后光向柳指出:“闻子说者,欢哈嗚嘍,是得子之易也。”说书但使听众欢乐发嘍,这并不难。敬亭又回去刻苦用功,一个月后再次谒见后光。后光也只是淡淡地说:“子之说能使人慷慨涕泣矣。”④这样又隔了一个月,当敬亭第四次会见后光时,后光这才惊异敬亭经过几个月来的勤学苦练,在艺术上达到精湛圆熟的造诣,说:“子得之矣!目之所视,手之所倚,足之所歧,言未发而哀乐具乎其前,此说之全



矣！于是听者恍然若有见焉，其竟也，恤然若有亡焉。……虽以行天下，莫能难也。”⑤莫后光的这番谈话，是对说书艺术的极其深刻透辟的阐述，很值得我们仔细体会，从不断实践中加深认识。说书而能达到故事脉络清楚，演技绘声绘形，已经不是容易的事，但只是到此为止，还不过一名说书匠人而已。只擅长“抖包袱”、“卖关子”，也仅是“纵横四座嘲诙”、“当筵漫道俳谐”。言词风趣敏捷，辩才无碍，善于抓词逗眼，并不算真正的高手能人。黄梨洲称赞敬亭“每发一声，使人闻之，或如刀剑铁骑，飒然浮空，或如风号两泣，鸟悲兽骇。张岱的《陶庵梦忆》记柳敬亭讲《武松打虎》时，“描写刻画，微入毫发，然又裁截干净，并不唠叨，声如巨钟。说至筋节处，叱咤叫喊，汹汹崩屋。武松到店沽酒，店内无人，蓦地一吼，店中空缸空甓皆瓮瓮有声。闲中着色，细微至此。”这说明柳敬亭在描绘人物和故事规定的情景，如何圆熟精微到挥洒自如、指挥若定的地步，超迈一般的说书技巧水平。可是，最重要而又难能可贵的，还不在于“维妙维肖”而已。说书的人不但要进入角色（第二自我），忘掉自己（第一自我），在台上说关羽似关羽，说武松象武松，而且要使听众只看见台上的关羽、武松，而看不见说关羽、武松的演员。这就是艺术的“化境”！周容回忆柳敬亭说《三国》、《隋唐》和《精忠传》时，“剑戟刀槊，钲鼓起伏，髑髅模糊，跳掷绕座，四壁阴风旋不已。予发肃然指，几欲下拜，不见敬亭。”这里最重要的是“不见敬亭”一语，足如莫后光所谓：“忘己事，忘己貌，忘座有贵要，忘身在今日，忘己何姓名。于是我即成古，笑啼皆一。”⑥这五个“忘”字，真是画龙点睛之笔。说书能做到“人我两相忘”，把听众在不知不觉中牵入规定的意境，而说书艺人自己也随之溶解在他所描绘的角色里，不着一



丝痕迹，从而进入了传神阿堵的“化境”。

人们拭目以待刘兰芳在她经过持之以恒的学习、揣摩，体会和丰富的实践提炼后，重来北京表演时，她的听众们会这样奔走相告：“看岳飞去！”“看咱们彭老总，陈老总、贺老总去！”“看张志新去！”……而不是说：“听刘兰芳说书去。”

①《精忠说岳》一书中与史无据，纯属虚构的故事情节，有第十回“小校场私抢状元”，第十二回“结义盟王佐假名”，第五十四回“送钦差汤怀自乡别”等，不一一列举了。

②昆曲在清代乾隆以后已经开始衰落。当时昆曲已被称为“雅部”，以别于乱弹的各种地方戏曲如京腔、秦腔、弋阳、梆子、二簧等等所谓“花部”。昆曲的没落，主要由于它的“雅”，追求辞藻的典雅和音律的繁缛，脱离了群众，成为少数士大夫欣赏的“花厅文艺”。听者使未者见本文，无不茫然不知所谓。”（焦循：《花部农谭》）

③引据《新文学史料》一九八〇年第一期第246—247页。

④黄宗羲：《柳敬亭传》，见《南雷文定前集·卷十》。

⑤黄宗羲写的《柳传》中，在“子言未发而哀乐具乎其前”句后，还有“使听者之性情，不能自主，盖进乎技矣”。

⑥周容：《春酒堂文集·柳敬亭》。



人民日报

1980年5月3日

群众要听书 曲艺要发展

陶钝

最近,鞍山市曲艺团评书演员刘兰芳来北京演出《岳飞传》,受到了广大观众欢迎。在此之前,辽宁省邀她到沈阳市演了两场,一千七百人大的大剧场座无虚席。来北京演出的两场,原定每场售票八百张,由于群众要求,增加到一千四百张。有一晚的演出,细雨纷纷,有三位老太太,年龄七十多岁,下午五点钟就来了。散场后她们还是不走,直到和刘兰芳同志见了面,扯了手,才恋恋不舍地离去。

据辽宁曲协的同志反映,全国有六十三家电视台录了刘兰芳说的评书《岳飞传》,有很多地区的人民在听她说的书,刘兰芳还收到了几千封群众来信。

这是曲艺方面的一件好事。为什么一个人说书,会发生这样强烈的效果?我认为客观原因是,在



林彪、“四人帮”统治时期，好人被迫害，坏人甚嚣张，世间无是非，制造了许多大冤案，迫害了岂止一个“岳飞”？今天，说书人以明确的观点斥责奸贼，歌颂忠臣，听众借说书人之酒，浇自己胸中之块垒，不是很自然的事吗？

当然，光是社会的客观原因，没有演员主观的原因，还是不能完满解释千百万人听书入迷的现象。主要的还是刘兰芳的精采说书艺术所取得的效果。

刘兰芳说书是既有师承，又经过广求博学的。她是师承老艺人杨呈田的，并且唱过东北大鼓，拜名艺人霍树棠为师，唱过西河大鼓，拜名艺人赵玉峰为师。她把说书的艺术经验和讲故事结合起来，口齿流利，咬字清楚，感情丰富。她不因为自己说书出了名而骄傲，无论到哪个地方，只要是接触曲艺艺人就请教，不断地剔除《岳飞传》中的糟粕，留其精华。这就使她的评书越说越好，越受人民群众的喜爱。一个艺人只有谦虚诚恳地学习他人，不断地丰富自己，才能积众家之长，成一家的风格。

刘兰芳演的评书是曲艺花圃里的一颗幼苗，一支花朵。广大人民群众欣赏这花朵，爱护这幼苗，它一定会茁壮成长。

评书是曲艺的最重要最普遍的曲种，各种方言虽不同，评书的形式则一样。过去的曲艺中，短段的评书较多，特别是在表现现代生活内容方面。而中长篇现代内容的新书还少，演出的更少。刘兰芳表示，今后要推陈出新，对《岳飞传》继续整理加工，同时，还要努力创作演出现代内容的新书；不仅歌颂古代的英雄，更要歌颂现代的英雄。

从群众热烈欢迎刘兰芳说书这件事使我想到，我们不仅要发展戏剧等表演艺术，对于广大群众喜闻乐见的曲艺，如说书等等，也要大力提倡，大力发展。只有这样，才能满足新长征中的广大群众多方面的需要。